

參加完這次的人權營，令我感受到我現在擁有言論自由的寶貴，我會好好的珍惜！我是第一次參加這類型的營隊，也是首次活生生的接觸關於「白色恐怖」和「二二八事件」相關的資訊。參加營隊的初衷便是對這個主題十分感興趣，想更了解它，而活動結束後，我能深深的體會到在 20 年前或更早年的時候，台灣人民의思想和社會是多麼的僵硬、完全沒有思想和言論的空間及自由，台灣在戒嚴時期的黑暗與殘忍、不人道。看見今天台灣의自由，都是靠這些「長輩」所開拓的，我真的十分尊敬他們。所以經過四天營隊，緊密的課程和戶外體驗與學習，使我對綠島產生愛與恐懼，我愛她的自然風光美麗，晚空的星光閃爍；恐懼是她的過去，關住了無數長輩的靈魂與自由。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我的言論自由是多麼的難得與寶貴，我以前是認為現今言論開放的社會是理所當然的，但原來並不然，所以我決定以後也要好好的善用這些權利，作為一個社會的年青人，應該好好為社會發聲，我會選擇對社會有利的事情來「發聲」。最後，真的很感謝這次營隊的所有工作人員和講師、長輩，辛苦你們了！往後還有更多的路要靠你們指引！敬祝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安康、自由。

早在第一屆人權營舉辦的時候我就得知消息，只是因為個人沒那麼勤奮，一想到要跑到那麼遠的地方、準備那麼多東西，懶病就發作了，也就一直推託著不去參加。第二屆、第三屆的人權營舉辦之際，我也是聽著麥克老師跟曹先生說他們這次邀請了誰、要去哪裡辦，我還是一樣地心神嚮往，但行動上卻沒有共襄盛舉之意。等到了第四屆其實就更有藉口推託了，諸如「人權營是要讓學員了解白色恐怖的歷史，是要培育種子的，我訪談都做超過半年了，早就『身陷其中』了，種子都不種子了。」結果還是被拖去了。

其實等到保證金都繳了，我還不知道我到底要來幹嘛，不過我想雖然我訪了那麼多的前輩，從他們口中聽到馬場町、景美看守所、軍法處、泰源監獄、綠島、土城生教所，我卻一個都沒去過，想說趁這個機會來個巡禮，看看前輩們口中的人間地獄與地獄中的天堂。就這麼決定之後，我還先去一趟馬場町，然後等著 7 月 19 日的到來。

到了綠島後，在場的前輩我只認得蔡焜霖伯伯跟陳新吉伯伯，蔡伯伯是因為看過《白色見證》；陳新吉伯伯則是在五月時跟麥克老師訪他的時候認識的。一開始我們被帶領著去憑弔十三中隊，在憑弔的時候，我想起之前在曹先生他們所拍攝的紀錄片上，看到一個伯伯來這裡憑弔他的戰友，在為十三中隊的前輩現花的時候，我的腦海中就一直浮現著來為戰友燒紙錢的伯伯。

在看《白色見證》的時候，我就回想起之前看的那一次，看到蔡焜霖伯伯在影片中講著他很不孝，那次我哭了，之後訪談時，我就特別愛問受訪者回家的時候看到了誰？看到了爸爸還是媽媽？有沒有吃豬腳麵線？也看到受訪者因為我問了這個問題而大哭(然後被麥克老師說我們很壞心)。這一次看《白色見證》還是哭得希哩嘩啦，但也注意到在獄中的受難者們，會相互關懷、相互扶持，到老都還記住獄友為自己做了什麼事，還會因為回想起來而感動，這一點也很另我動容。

選修課時，我選的是陳新吉伯伯，我去請他入座前，他問我為什麼把頭髮剪成這樣，我很開心他還認得我。然後我再聽一次他本人述說著他的故事，回來後我跟吳乃德老師說早知道就該把錄音筆帶去，錄回來打逐字稿。不知道為什麼，跟我同隊的人覺得陳伯伯的故事充滿笑點，但陳伯伯侃侃而談時都沒有笑，我聽了兩次也都沒有笑，但我的隊友轉述給別的隊友聽的時候就講得很好笑。

印象最深刻的是觀看《超級大國民》，從一開始的場景—馬場町，受難者被帶到馬場町槍斃，那一個場景，那一個槍聲，嚇到我，從那一刻我眼淚就禁不住地留下，到影片結束前都沒停過。影片過程中，之前訪問過的老人家，他們的神情一一在我眼前浮現，他

們的故事、他們的淚、他們的歎歎都跟電影交疊在一起。當男主角出賣了同伴，同伴還把罪責一肩扛起時，我就想到郵電案的犯首—計老師，在電影中的陳先生靜靜地趕赴刑場，手中比著二條一的時候，我就想到前輩們說計老師赴死時一直喊著：「共產黨萬歲！」；當在綠島的男主角遞給妻子離婚協議書的時候，我就想到丈夫一樣被關在綠島的查某人，有些不想等了，就拿著離婚協議書去探監、有些改嫁，甚至改嫁給特務、有些做零工、洗衣服硬是等到丈夫回來、有些等不到丈夫回來了，自己咬著牙把孩子拉拔大；當男主角祭拜陳先生與其它難友時，那樣的哭，讓我想到受訪者的嚎啕，讓我想到許金玉女士，他人跟我說，很多人會來訪問許金玉女士，她雖然會應採訪者要求把她的故事全盤托出，但回來後都會一個人在房間裡面哭；當女兒對著男主角大吼時，讓我想到受訪者的妻子怒吼著堅持不要讓先生受訪，想起她的怒吼就會想問這麼堅持挖出她的痛的我們是不是太殘忍？以往的受訪者的故事與臉孔與電影影像重疊時，我就止不住我的淚水。

電影播完後，我才覺得這一趟來得值得了，它讓我把以往聽到的一個個故事化成生動的影像，當我看著電影，我彷彿去到我還沒出生的過去，看著他們組讀書會、看著他們被抓、看著他們被刑、被關、被處死，看著被牽連的家屬恐懼與茫然，再看著他們家破人亡。以往訪問時我都沒有哭，壓在心底的沈重心情在當下才迸發出來，回來已經 8 天了，我的心情還是好灰暗，但對於這些老前輩，對於以後的受訪者，我心中多了一份疼惜，『我想幫你擦眼淚』，接下來我仍願意繼續用青春為你護航！

有些感想是對隊友的，哲學唸到中毒的都會有這樣的毛病，總愛去問人家的看法，於是我就跑去問了隊友，對於這幾天他們有什麼樣的想法，明明是同樣的課程、面對著同樣的前輩，但我親愛的隊友們各個有各個的感想，其中讓我嚇到的大概是彥玫吧！原本不知道什麼是白色恐怖的她，第二天早上就開始痛罵當時的統治者，看完《超級大國民》後，她哭得比我還慘，眼睛腫得像核桃一樣；第三天晚上的畫，還引起了蔡寬裕伯伯的共鳴，她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這幾天前輩與講師給她的一切，其實有點讓人擔心。而且其實學員裡真的是臥虎藏龍，有好幾個早就也不是種子了，而是長期以來都在致力於社會運動，如果在白色恐怖時代，也都是要被判二條一的，而我還得坐到最後一車呢！



如此美麗的島嶼

卻深藏了許多痛苦與不平



咕佬石製的儲藏室

堆疊記載著當時的辛酸

統治者的爪牙，在此禁錮了無數的靈魂...



過多的追捕 監獄人滿為患
再魁梧 也只有三片木板的空間
疲憊而傷痕累累的身軀 依然不
得安歇



述說當年

曾經的傷痛 駁打不倒的意志

與年輕的心 一同分享



體驗雖結束

滿牆的紀錄 提醒我們

為自由的奮鬥 才要展開

替午後的墓碑放上白色的百合，鮮明的綠添上些許的熱鬧感，

「親愛的前輩們，

我們來了，

來打擾您了。」

慘抖的手，用幾近嘶吼的聲音說著那些年、那些故事，說到激動處依然會流下眼淚。我何嘗是那樣的不捨！斑白的頭髮，被歲月抓滿痕的臉上，經歲月凋零的身軀，用著對當年的回憶和故事連成一段段相似卻不同的人生，使我對記憶中歷史外的未知深深著迷。

沒有哪一段歷史該被忘記，可是也沒有哪個活著的人該被忽略。

腦海一直留著躺在大草皮上，星星印入眼簾，夏日大三角定位完，銀河是那樣的鮮明，一道道流星，不經意的劃過綠島的天際。在這麼美麗的小島上，曾經有那麼多屬於黑暗的血淚，這一片這麼盎然的綠，曾經摧毀過那麼多人渴望自由的希望，而這一片這麼廣闊的海，曾經劃分那憤恨大時代而口出異聲的份子。

可是大自然好像有一種力量，儘管獨裁者在過去壓榨著人們，然後半個世紀後的現在立了碑文寫上了壯士的名字，儘管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紛紛擾擾、來來去去，它只是依舊讓時間推移著它的美麗，而我認為它會如此的美麗是因為它有了故事。

這是一趟讓我生命再從新洗禮的旅程，長輩們用堅強的態度捍衛眾人的幸福、用溫柔的態度面對我們傾訴自己的人生，在他們身上看到一種很圓滿智慧和一種很深期盼的堅定，讓我從綠島回來後陷入很長的思考，在這個徬徨自己的雙十年紀，可否用一種更廣更寬的眼界來定位？

當我台上台下討論著年輕人可以做什麼時，我在我心底輕輕的問我自己：成長到這個年紀，我能夠為別人做些什麼？我想了很多的答案，可我認為盡好自己的本分是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從這趟旅程當中發現長輩的行動和言語較緩慢，但我可以空出我們長長的時間耐心的聽他們說和陪他們走，因為別人也正拿著自己的生命在和我的生命交疊，所以我允諾自己有天進入醫療體系，我願意用我的生命付出耐性和熱忱，此外，我認為知識不足會導致無知，當別人願意向你訴說或者別人想陪你一起談的之前，我自己得更了解和清楚不同於現在的歷史和背景，以及我會更關注政治和社會版面，感謝這趟體驗營讓我深刻的感受到這個島上人們的生命力，以及我想探索更多的未知。

此外，這趟旅程，除了伴著蟲鳴睡著，一早還有陽光曬進房間，緣分這件事情讓我意亂情迷，來自不同地方的夥伴，個個有獨特的想法和見解，當他們大聲的說著他們的主張，當他們顧及別人之外努力的做自己，當他們因為共鳴然後歡笑，當他們觸及感動然後大哭，那些真、那些善，在我眼裡構成很美的一幅感動，我衷心的感謝陪我一起認真的踏過綠島這片土地的所有人。

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等課題，上大學後在課堂、研討會上多有聽聞，在四天的營隊間、後，我有如下的想法，這些想法還很粗淺、不成熟，但對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的思索還會繼續下去。

藉著人權營的機會，有幸見到這麼多「平凡」的老先生——在路上瞥見他們，不會有特別的感覺——但在傾聽他們的故事後，會發現他們有多麼「不平凡」。雖然就讀歷史學系，但戒嚴時期的臺灣究竟是怎樣的情形，我的瞭解依然很有限，生處在戒嚴時期、甚或遭受政治迫害究竟是怎麼樣的心境，我無法體會，長輩的故事讓那段時光鮮活了起來，重現在眼前。

此行聽到許多關於牢獄生活的敘述，我總是在想：如果是我，我受得了嗎？我該怎麼辦？惡劣的物理環境是第一項考驗，擁擠的環境、惡臭的空氣、窒息的悶熱；第二項考驗是無所事事，消磨一個人所有的志氣。在參觀完監獄實況後，益發難以想像十二個人擠在一間牢房，吃喝拉撒都在同一空間，許多學者還能手不釋卷。不知何時會死的煎熬是第三項考驗，許多前輩說等死比死更痛苦、更恐懼。

如果換做是我拖著腳鐐步向刑場，我會作何反應？可以樂觀地想二十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一了百了嗎？太多的不甘心，但又能如何？凡人軀體無法衝破水泥、金屬的監禁，無法承受子彈刀劍的傷害，再多的憤怒也無法報復加害者，「命運」二字竟牢不可破。Jim Sheridan 的電影《以父之名》中，主角 Gerry 在最後震撼人心的嘶吼「FREEDOM」，有多少人能等到那一刻？有多少人在那一刻還能發出這樣的怒吼呢？而出獄後的社會孤立、監視與歧視，又能將怒氣發洩在誰的身上？與國家為敵的勝算究竟有幾成？

我熟悉的臺北，昔日竟然遍佈監獄、刑場，而今日多數為人所遺忘，為繁華與喧囂掩蓋，過去悲慘的歷史也隨之湮滅。《超級大國民》中提到，犯人在保安處被刑求，外面熱鬧的市街傳來優美的音樂，那樣時空情境實在荒謬至極，也令我感到恐懼，從人間到地獄的距離竟然如此之短。

轉型正義的議題，我認為是人權問題中最關鍵的部分。吳豪人老師的演講裡提到，轉型正義的目的在於扭轉十九世紀以來過份強調法律實證主義所產生的弊端，如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時效，反對以依法行政與服從命令為口實推卸迫害人權的責任，並回復正義。轉型正義的三個步驟，一是還原歷史真相，二是使加害者道歉和受害者寬恕，三是避免再回到不正義的情況。臺灣的轉型正義僅為政治語言，並未實質進行司法平反。吳老師認為不該以司法機關無力——重審為理由，當年未經公正審判者應一律無罪。

轉型正義被戴上「撕裂族群」、「揭開傷痕」的大帽子，一再被炒作而引起群眾反感，但其一再被提起實因轉型正義尚未落實。包括轉型正義在內的許多議題，其實與政黨認同無干。議題本身很單純，若能不與政黨認同糾纏不清，可以號召更多人加入討論。一個在對許多議題的觀點與我扞格不入的政黨，可能在某些議題也會提出我所支持的觀點，反之亦然，實不該先入為主「以黨廢言」。支持或反對一項議題應根據理性判斷而非政黨認同。政黨認同的作用越大，越會模糊焦點，讓各種觀點對話的可能性越低，爭執流於意氣，讓更多的人厭倦、敬而遠之，惡性循環下讓大多數人對公共議題冷漠，視關注公眾議題者為極端分子。

還原歷史真相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也是艱難的一步。歷史學的訓練要求客觀，企圖還原真相，但歷史的真相在權力的操弄下，果能有重現的一天？而隨著當事人的逐漸凋零，諸方聲音的各自表述，讓人益發困惑，究竟哪些論述最趨近真相？哪些是美化、挪用作為政治資產？哪些是轉移焦點、惡意抹黑？

第二步確認加害者困難重重，吳乃德教授認為臺灣在這一步上完全失敗，形容「臺灣至少有一萬多個受害者，可是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我認為今日的中國國民黨（KMT）若有遠見，應該積極處理轉型正義，譴責加害者，還給受害者公道，因為 KMT 不會永遠握有絕對優勢，首犯終究會有其應得的評價（其他次要犯則可能會隨時光推移日漸湮滅而不可考），以紙包火自無可能，而試圖這麼做的人必為後人訕笑。然同小隊的雅婷點出，轉型正義 KMT 和民主進步黨（DPP）都沒有認真推行，癥結在於既得利益，許多的加害者依然在世，掌握各種權力，執政黨為了執政、下次勝選，不會想與之撕破臉。我認同雅婷的分析，這是現實。

重建蔣介石執政時期的臺灣歷史、處理轉型正義，一直存在我心中的疑惑是，為什麼蔣介石要殺這麼多人？看著人權紀念公園黑底白字的受難者名單，橫豎撇捺映入眼簾，形成發音，產生意義，密密麻麻的延伸，轉化為如山高的屍體和漫長煎熬的歲月，這一切的動機究竟是什麼？簡單的鞏固權力、下級邀功、恐懼共黨就可以充分解釋嗎？

第三步避免再回到不正義的情況，開創正向的未來，有「向前看」的意味，但「向前看」不是忘記過去，應是銘記歷史錯誤並向前看，才能確保不重蹈覆轍，轉型正義也才是真正落實。

誠如吳乃德教授之言，轉型正義是「未竟之業」，而臺灣是否朝正確的方向前進，也大有疑問。我的老師施志汝教授認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使用「補」字而非「賠」字，透露國家並沒有真正認錯，我同意這樣的看法。（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補償」條：補足或償還；「賠償」條：償還因自己行為而使他人或團體受到的損失。）

願隨著六年級、七年級成為社會中堅，可以反省過去的不公義、撫平傷痛，打造安居樂業的臺灣。

綠島人權營結束後，歷經將近五個小時，我又回到了這座城市。踏出車站的剎那，有種時空遷移的錯愕感，「我在哪裡？」消費文化將我們帶向茫然無知的大海淹沒，所有在島嶼上曾經發生的故事、那些島民共同的記憶就被淹沒。學習歷史的目的是為了牢記錯誤，避免創造類似的錯誤，但面對歷史，可怕的不僅是無知，而是漠然。

站在車站外，看著霓虹燈下人來人往，我好想拉住路人問他：「你知道二二八之後，從五零年代開始的白色恐怖嗎？」面對大家的遺忘，我有種恐懼感，擔心相同的事件會再度在我們的社會發生。因為我們的無知和冷漠，而默許了這樣的事情，反覆上演。

2009年7月19日，我們踏上了綠島—曾利用謊言和私刑堆疊而成的監獄。如今充滿逐浪的夏季遊客，人們逐漸忘卻它悲慘的歷史。在五十年前，踏上綠島是悲慘苦難、埋葬青春的代名詞，而今卻是歡樂陽光度假的代名詞。今昔對比有些諷刺，懷想著這些過往，我們在隨浪頭激烈搖晃的船，駛上了逐漸被遺忘的歷史，探知長輩們在小小島嶼上埋葬的青春，探尋逐漸被掩蓋的過往。

青春該是什麼模樣呢？從長輩口中娓娓道來的數分鐘，描述了青春的熱情、對台灣的理想、照顧鄉里的淳良、深切的友情、人與人間往來的溫厚，但這一切卻成了鞏固政權的祭品。一切的善意、熱情，被化作獨裁政權強加的條條罪名。

閱讀著白色恐怖的歷史，我總是憤怒、鼻酸地想，青春的理想不該是被扼殺在馬場町，也不該是被鎮壓在綠島監獄，用長長的時間來消磨青春的意志。

然而，實際和長輩們相處，去除了文字的隔閡，聽長輩們分享著過去、現在，才發現青春的意志不是那麼容易被消除，人的形體可以被折磨，但精神是一直存在、難以抹滅，即使過程中經過了很多苦難和血淚，以為消失了，但沒有。聽長輩們講起青春時候的理想，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盼望，或是對於社會環境的想法，是如此真切。綠島監獄的形塑是爲了消滅人民獨立思考的能力，但國民黨政府花了那麼多人力，卻難以消磨一絲一點。精神還在，即使藏在心底深處，卻一直都在，只是需要我們花多一點氣力去挖掘和保存。

這些真實的記憶，從一個個和藹的長輩的口中說出，顯得特別的真實。原來我們以爲很遙遠的，很可能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如今看來，伯伯阿姨們和藹可親，想起三、五十年前，他們也是鄰里間可愛、熱血的青春少年。極權政府的可怕就在於如此，要將人定罪不是基於人們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爲，而是判定人們的思想是否合宜。人的思想要如何判定呢？

「只是個讀書會」、「只是朋友間在抬槓」、「只是哥哥想要回到故鄉」、「只是腳踏車牌上的一句話」，政權就可以將一個人從社會上拔除，沒有其餘的原因。甚至，「只是難友間相互打氣的單純紙條」，就能將人送回軍法庭重審，並非法官的獨裁者大筆一揮，就將青春的數條性命輕易葬送。

荒謬的故事如今聽起來像電影的情節，有時伯伯們講述的情景甚至有種令人錯愕的可笑感，「原來這樣也可以定罪？」但一想到這是充滿刑求、死亡、施虐、監禁、家破人亡的故事，又充滿了時代的蒼涼。

是的，時代的蒼涼。但願那些白色恐怖不要再發生，過去時代的錯誤，由這些長輩們用他們的青春血淚為我們墊基了自由人權的基礎，可是若不希望再發生這些錯誤，唯有身為晚輩的我們牢記時代錯誤和長輩的血淚，避免自己也成為用威權踐踏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

因為，沒有一個政治權力能夠以政權為名，理所當然地踐踏犧牲與自己理念不合的人。

懷抱如此，但願我們能夠永遠擁有自由人權，不讓它們輕易溜走。

緣起與邂逅：

因本身從事領隊這行業對歷史相關事宜很想進行了解

因緣際會下就參加了這次的活動

前往綠島啓程：

當天起了個大早因為要從新竹趕到台東火車站，

且又因颱風影響不太敢事先訂票導致當天早上才當場問有無座票，

好險還有位置就這樣前往台東火車站準備報到，

報到發現大部份人幾乎都是搭同一班車嘛，

車上看到重裝備加睡袋就可以隱隱約約猜出來，

稍微認識一下後就準備前往綠島了，

一路上應該是風浪太大颱風剛過的緣故，

連去過龜山島坐過兩次船的我也有點不舒服，

後當然這種情形就是一堆人暈船啦(還好我只有稍微不舒服沒有吐)

到綠島後就直接搭接駁車前往我們的營隊上課處(公館國小)

路上看了些風景，不過遊客也真是多的可怕，

不禁想起之前聽新聞報導綠島有可能要開始實施入島管制人數流量的可能性

台灣這片土地在不好好愛惜不知道會變成怎樣呢?不禁讓人有點感慨，

後我們稍作行李的放置後就前往後山準備進行開場儀式，

這裡有很多墓碑，想必也有很多長輩們的心路歷程或過往回憶吧。

營隊過程心路歷程：

長輩們的經驗和心得感概分享真的讓我感觸良，

其實有時真的很佩服長輩們，要知道人們總不是喜歡自己內心的傷口被挖掘，

更不願過去的傷痛被提起，但長輩們卻願意分享我們這段空白的過去，

至於爲什麼要讓我們知道這段歷史呢?以記得某位長輩說的話:

不好的歷史和過去我們希望他們不要在重演(希望我們記取教訓)，

他們甚至講著講著哭了出來激動的落下潺潺淚水，

想到這真的很感謝又佩服長輩們這種精神和勇氣。

綠島監獄：

常聽大家提到的的綠島監獄，

這次營隊讓我有機會來綠島參觀並實際體驗這監獄裡的感覺，

真的很難想像有長輩還被關在這長達三十幾年，

除了要忍受暗無天日的煎熬又要忍受不知合時會被強制下人生舞台的壓力，

真的覺得長輩們在這講解時心中有股敬意油然而生呢，

甚至也有長輩們對這片土地產生感情每次有大日子都回來這邊過呢~!!

總結：

現今的社會言論非常自由，

也因此大家對於這件事飛常習以爲然像空氣一樣，

但卻不知這是過去的長輩們幫我們多辛苦財爭取到的，

因此我們應該要更懷感激之心來對於現在社會。

也很多長輩說看到我們這輩年輕人感覺真的很好

他們的年輕歲月卻是被關在監獄中常達三十幾年產生一大段空白

更因此鼓勵我們年輕就是本錢又夢要好好去追去闖

爲未來的台灣更進一份心一份力，

我也以此給自己一個目標和大家共勉。

一言難盡阿

才說完眼淚便流了下來

多年以後身爲第三者的我心頭泛起一陣酸澀

其實當初純粹只是想看組織如何洗腦青年

自大的我自以爲能看清

不料聽完故事之後會久久不能自己

在獄中漸漸變老

這是何等無奈？

無奈的時代 無奈的人民 引發無奈的我

這般痛苦 無法言喻

就像終於識盡了愁滋味 卻道天涼好個秋

只能任憑眼淚隨時間乾涸